

# 妻子被杀焚尸 丈夫锲而不舍追凶四年

跑出租的妻子一夜未归,半个月后,在另一座城市,一片玉米地里,丈夫找到了妻子被烧焦的遗骸。

丈夫辗转全省各地追凶,历尽艰辛。

新上任的公安局长重新梳理积案,丈夫鼓起勇气,再次踏上追凶之旅,一起沉寂四年的杀人焚尸案终于告破。

2008年3月20日,杀害妻子的歹徒在山西省长治市中级人民法院接受审判之前,丈夫早早从沁县赶到长治,询问开庭日期。他告诉记者,“这一天,我盼了4年了。”



说起妻子,王斌又一次流泪

## 妻子遇害曾经恩爱成往事

“直到今天,我仍然幻想,一切都是噩梦。”3月15日,沁县交通局职工王斌坐在自家的小板凳上,向记者回忆那场劫难。

4年前,妻子为了补贴家用,和丈夫商量,贷款买了一辆昌河面包车,开始跑出租。“2003年8月13日,”王斌说,“这个日子,这辈子记死了。”

当天下午,正在路上值勤的王斌接到单位领导电话找彦红,但彦红的电话一直不通。交通局到外地施工,租了彦红的车,他们约好下午4点出发。王斌没有在意,妻子办事一向有板有眼,这么重要的

报,但是,妻子好似人间蒸发,没有留下任何踪迹。

2003年8月23日,妻子失踪10天后,也是半夜3点,家里电话响了,王斌说,“我的心咚咚地跳,彦红有消息了。”电话是太原市杏花岭公安分局一个民警打来的,告诉他,“有人在杏花岭一小区门口,丢下了一辆面包车。”车上有证件,上面有王斌的联系方式。刚买半年的车,“蓬头垢面”,已经不成样子,最让王斌揪心的是,车的座椅上,血迹斑斑,散落着各种颜色的头发。

彦红,你在哪里?每天晚上,王斌强作笑颜,安顿好三个孩子,自己整夜枯坐,心如刀绞。

半个月后,他接到了沁县公安局刑警大队的电话,晋中市榆次区发现了一具女尸,和协查通报上张彦红的特征非常相似。到了现场,一片庄稼地,上百株玉米被压倒在地,空气里飘着令人窒息的味道,一具被烧焦的躯体、一串熟悉的钥匙,他给妻子买的凉鞋……他抱着妻子残缺不全的遗骸,仰天哭喊。

## 丈夫追凶4年艰辛再回首

谁是凶手?榆次、沁县公安机关全力侦查,终因线索太少,案件一直没有进展。

参加工作以来,王斌一直负责机动车的征费稽查,由于铁面无私,得罪了不少养车户,恐吓电话成了家常便饭,彦红的案子久侦不破,社会上逐渐有了传言,“王斌只顾自己出名,得罪了黑社会,害了家人。”

“传言多了,连我自己都

相信,是我连累了彦红。”王斌说。为了配合公安破案,几年间,他跑遍了山西各地,访遍了208国道每一个收费站,问遍了沿线各家经营户,其中最有价值的线索还是家门口的,他所住的交通局家属院门房大娘告诉他,当天下午3点半,彦红将孩子送到学校后,返回交通局门口,等着4点出车,她们正说话间,一个十六七岁的小伙子过来租车,去的地方就在县城,彦红说了句,“赚个油钱,跑一趟吧。”

这个租车人成了最大的嫌疑对象。王斌立即将情况向公安机关反馈,自己一有时间,就赶到“目标”家门口,日夜观察,风雨无阻,直到案件破获,王斌才悄悄“解除”了蹲守行动,“事实证明,冤枉人家了。”王斌不好意思地说。

2004年11月13日,妻子遇难一年零三个月。这天,王斌接到太原一个朋友电话,有人看见彦红驾驶的昌河面包车,曾在某饭店门前停过,连夜开车赶到太原,见到了“知情人”,令王斌没有想到的是,任凭他百般恳求,“知情人”一口咬定,“瞎说的,开玩笑。”绝望之下,王斌“扑通”跪了下来,声泪俱下:“我的妻子死得那么惨,求求你帮帮忙吧。”“知情人”一言不发,转身而去。

当晚,想着家里无人照料的孩子,王斌连夜往沁县赶,夜色苍茫,独自驾车的王斌神情恍惚,心乱如麻,车行至太原市学府街时,一声巨响,车停了,王斌呆了,他的车轮下躺着一个人,已经被撞身亡。

死者家人提出赔偿16万,

他拿不出。急火攻心,年仅40岁的王斌,一夜之间白了头发。4个月后,王斌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,缓刑两年,并赔偿受害人10万元,亲朋好友东借西凑,总算凑够了这笔赔偿金。

由于缓刑在身,单位停发了他的工资,每月只给400元生活费,除去三个孩子上学的费用,他省吃俭用,每攒够几百元,就再一次踏上追凶之路,“尽管一无所获,至少排除了嫌疑,给公安节省了时间。”

## 真凶归案杀人焚尸案告破

又是一年。时间的流逝不但没有冲刷王斌寻找真凶的决心,反而愈加迫切。

2007年5月,长治市公安局领导部署,一个作恶多端的杀人抢劫团伙被摧毁。在公捕大会上,挤在人群里的王斌,听到一名出租车司机曾被他们活埋,心里阵阵发沉,妻子被烧焦的躯体犹在眼前,一个念头划过脑海。会不会是……公捕大会结束后,王斌来到沁县公安局,找到了刑警大队长王维秀。办案人员随即加大审讯力度,但几个月过去了,团伙头目闫兆总是一脸茫然,“什么女司机?我不知道。”

2007年6月,新上任的沁县公安局局长陈雪平开始梳理陈年命案。一个月后,沁县公安局分管刑侦的副局长张树伟带着办案民警再次来到

白天下。

2003年8月13日,团伙老大闫兆向王成云等人提出“弄点钱花花”,张彦红和她的白色面包车进入这帮人的视线,年龄最小的王攀出面“勾”车,毫无防备的女司机按照王攀的指点,在沁县种子公司门口接上等候在此的闫兆、王成云,闫兆随口命令“往前走”。几个人的反常举止并没有引起张彦红的警觉,途中,这帮狂徒凶相毕露,他们将女司机反绑,由闫兆驾车,开往太原一家饭店,闫兆的表弟王太俊在此打工。看到闫兆等人的神情,王心领神会,揣了一把刀子随车开往榆次。路过某加油站时,王太俊特意将几升汽油另装到一个塑料瓶中,在一片玉米地里,他们将张彦红数次轮奸,然后用刀捅死,浇上汽油,一个年轻的生命就在冲天大火中,含恨而去。王成云说,“这几年,我常常想起那个女人的眼睛,到死都睁着,好像一直盯着我。”

除了已经落网的闫兆、王成云,另外两名犯罪嫌疑人王攀、王太俊尚逍遥法外。经过暗中调查,很快有了线索,几名民警全副武装,千里飞赴长沙,终于在2007年7月29日下午,将意外碰上的“狗熊”(王太俊绰号)一举抓获。

王攀的归案也充满戏剧色彩。也是7月29日,夜深了,一无所获,搜寻队伍满怀失落,远远看见一个疾步行走的身影,越来越远,越来越近,“王攀!”王斌和王维秀同时大叫……

4名涉嫌杀害女出租车司机的歹徒终于全部归案。据《山西晚报》

# 男公关讲述四年公关生活:有如炼狱

和他的第二次见面,是在南京新街口一家西式茶餐厅。明亮的玻璃窗外是一片花花世界。嗫嚅半晌,他终于开口:“你写吧!不要用我的真名就行。反正那一切很快与我无关了。”

让他给自己起个化名,他脱口而出:“就叫晓新吧!希望明天都是新的。”

晓新,这不是他的第一个化名。从2003年7月起,他丢掉了24年的本名,开始如向人介绍:“您好,您叫我阿健吧。希望我的服务能让您满意。”他所从事的,是一个有悖道德伦理、也触犯了法律的行业——把自己的肉体出卖给素不相识的女人,来获取金钱。

关于这个行业的称谓很多,诸如男公关、男妓、鸭子。但他不这么说。“给女性提供特殊服务的人”,他总如是自称,字斟句酌。

那个他不愿提及的本名,伴随他在东北一个小镇上的农户家中长大,伴随他十年寒窗,伴随他到上海一家艺术院校完成了四年学业。他渴望回到过去,回到本名的状态。然而中间多出来的这四年,有如炼狱,殊难逾越。

## 陆姐

22岁以前,晓新的理想很简单:大学毕业后找个好工作,娶个温柔贤惠的女孩,生个孩子安分守己过日子。他一直认为是与陆姐的相遇,改变了他的生活轨迹,虽然这相遇原本也可变作擦肩而过。

毕业前夕,他去跑招聘会,胡乱地把精心准备的十余份简历丢了去。最后一份刚要投出时,被一个笑吟吟的女

子给拉住了。“小伙子,也许我们这里需要你这样的人才。”

4天以后,他的手机响了。有单位约他见面。过去一看,正是那天朝他笑的女子。她对他进行了很详细的面试。问他家境如何,甚至有没有女友等,之后决定录用他。当时就付给了他一个月的工资,五千元,让他发晕。“你的品性很好,就做我的秘书吧,有事我会叫你。”

他就这样成为陆姐的秘书。工作内容就是陪她吃饭,会见客户,敬酒。后来帮她开车,送她回家,再后来,他成为她的秘密情人。

“我那时是真心爱她的,也以为她跟我之间会有一个结果。我不在乎她离过婚,比我大,这些都无所谓……”

两年后,陆姐提出分手,并给了他一大笔钱。二人的私密关系在私密状态下了结。那一刻他才恍悟,结局早在开始就已注定。

可他的心情,完全是失恋者般糟糕。此后两个多月,他天天泡在酒吧里。突然就发现手中所剩无几了,东北老家的父亲,已经来电话问他要钱。此前,他每月往家寄500元,就够家乡二老一月支出了。

## 沦陷

他翻出一个号码,是此前在酒吧相识的一个男孩的,那人多次跟他说过,可以给他介绍富婆。两年养尊处优的生活,已经让他想象不出还有什么工作,可以让他尽快得到更多的钱。

男孩把他引进一家休闲会所。首先是一个月地獄般的岗前培训。看碟,或在熟练者

的指导下,把做爱当成一门毫无感情投入的技术,来反复练习。模拟各种场景,训练表情步态。他的进步很大。

一个月的强化培训之后,他成为正式编号的员工。有客人通过照片选中了他,他就要提供服务。

刚开始他很兴奋,“雄性激素很多,感觉很好,好像征服了全世界。又占便宜又得钱呢。”然而那些女人,终究不属于他。“有一回被人拿皮带抽,抽得我生疼啊,还要我笑!我气了,我说我不干了,你还拿不拿我当人?”他的质问换来的更猛烈的抽打。“笑话,谁拿你当人看了?你就是个陪我玩的畜牲!”

原定的赚钱目标很快成为储蓄卡上的一串数字,他原定收手的时候到了。事实上一年下来,他也觉得体力不支。

于是他拿钱来买业内所流行的各种壮阳用品,驴鞭、牛鞭,吃了不计其数。

他一直记得接待过的一个女孩。她的相貌与年龄都让他惊喜。她抱着他哭,嘴里喊着一个男人的名字。他不由自主答应了下来,并依据她叙述的情节来安慰她。

女孩酒醒之后,扇他耳光,又扇自己。她的笑容突然冷却,迅速而仔细地收拾好东西,扔下钱走了。

他对对着宾馆的镜子欣赏自己的身体,试着像“老大”教的那样给以积极暗示:“我的使命就是要为广大女性服务!这是一门艺术!”然而目光一旦落到那散落一地的纸屑上,虚幻的自尊顷刻间变成满地碎片。

到后来,他也可以很卖力

地表演,收放自如,懂得如何讨要更多小费,招徕更多回头客。

## 挣扎

居然就这样熬过了四年。每天的生活,就是在两种状态之间反复。没客人时,在宾馆里等客人。有客人时,在宾馆里接待客人。

经济所得,要交保护费,要给宾馆抽头,要买营养品,剩下的,只能存着。为安全起见,他要尽量减少外出,外出须向“老大”请假,不能私留客户任何资料,不能上网泄露自己工作地点,不能以任何方式结交任何朋友,包括女友。

他曾认识一个女孩,是大学里的师妹。那次在街上偶然相遇,她很热情地招呼他,还记得他曾经获奖的作品。他给了她手机号码,是那部专用于亲友联系的手机。

他对她撒了很多谎,说自己在外企工作,管理很严,晚上经常加班。也说了一句真话,他喜欢她。然而前面的诸多谎言,让他的真话也不再真实。“她肯定是喜欢过我的,有时我真的很想抽手不干,去跟她谈一次真正的恋爱,去体会一下有感情性的。”

四年里,他也曾回东北老家看过父母。他对父亲说的话,与对同学、朋友们说的都一样。在外企工作,特别忙,越到假期越忙,平时还不能随便接电话……

但他总是按时寄钱。直到2006年冬,家乡急电,说父亲要做心脏手术。他请了一周的假飞回去,手术很顺利,那晚父亲喊他说话。“他跟我讲村上谁家谁家孩子,出去了做缺德事,赚女人钱,满村人都骂!”

母亲适时进了屋,问他有没有交女朋友,什么时候能结婚,让她抱上孙子。他仰起头看着屋顶笑:“我要多赚点钱呢!没钱那个女孩来给我生孩子啊?”

这有限的快乐时光,最终因为不堪承受的痛苦,让他不得不提前结束假期。

## 噩耗

那次回来,他真是下狠心,打算不干了。他去找到大老板,说自己要收手了。

他不认识任何人,也不想再去跑招聘会。在城市里晃悠,想找美发店当学徒。“我想再干一阵,把学费赚回来再说。”学徒费赚回来了,他突然又不想做美发师了。“美发师还是给女人服务,摸她们的头,碰到脸,跟现在有什么区别呢?我要做个干净的活,跟这个一点关系都没有!”

美发、送货、美术装帧,种种职业都经不起他的挑剔。直到几个月后,他才发现这些挑剔都是假象,要他完全舍弃这



资料图片

一阴暗职业带来的高回报,并不太容易。“肉体被出卖了,灵魂被丢弃了,我就是个工具而已。”

2007年五一期间出了件事,让他彻底寒心。同行业的一个男孩,被几个女人叫走后就没能回来。他死了,死在床上。“他人行才三个月,很多东西还不太懂。”

男孩的死被严密封锁。“我们跟上面没有任何合同,上面也没任何责任。那几个女人赔了笔钱,上面给打在他卡里,又把他的身份证寄回老家。就这么完了。”

## 淡出

这事之后,他扔掉了业务手机,不再与“表哥”等人有任何联系。

他想回家,又不敢见父母。他到处旅游,名山大川,旅行社推荐哪里就去哪里。半年以来,他没碰过任何女人。“连梦都不做了。”他有点担心自己完不成母亲的心愿。“偷偷给男科医院打过电话咨询,说要好好休息,不能乱用药了。”

2008年春节,他的回家给父母带来大惊喜。“我说公司破产了,我回家歇歇。我爸说没事,多歇一阵子,我们养你。”他离开了那个城市,来到南京,报了家职业学校组织的电脑培训。报名登记那天,他带上身份证,很熟练地签下全名。

他说那感觉真好。其实他也有担心。那四年的经历像尾巴一样,割不掉,也藏不住。他不愿多想,“有因就有果。再继续下去只会更坏,反正我也没资格奢望将来多好,抓住现在吧。”据《南方人物周刊》